

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靈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巨江通達

允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纒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禹之治水土也達而失塗謀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兩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真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

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達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擔甕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澗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備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媿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草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饒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室其術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漢也臭

過蘭椒味過醲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備則其道無不為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謔則各得其具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漢以易其中沐浴神漢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齊臨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吃則徒卒百萬視攜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臨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莫總

臨朋之言矣類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為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後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為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為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臨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親齊國之近而以為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為耄是猶培井之蛙跨時培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崇積而焚之煉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為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鞞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夫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為之冠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

極無盡難終難窮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

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孟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於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孟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

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感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曰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為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

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為非多知者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為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真小兒之辯闕爾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為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髮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為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詹何以獨爾絲為綸芒鉞為鈞荆條為竿制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適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沉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絕以輕致重則輕

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為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為我使是重及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鉞鈞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鶴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鈞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鈞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

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美嘗楚國手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背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

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真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感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

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

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魯巴鼓琴而烏舜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夫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涇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滄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予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鄉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遠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速其既有得矣則力迴造化幡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為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

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乎秦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遊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願謂其友曰昔韓城東之齊匿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權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運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切喜躍拊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喜歌哭效娥之遺聲解曰真悲無聲而哀真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偽以為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

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真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天悲悲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拊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偽乃真能動人況彼我皆真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辨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既已有聞則大不過官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猜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

期而名益彰而予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
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
觀樂達此道矣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作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且江遠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越日偃師詣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
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求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操
其音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
實人也與成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
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華
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
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
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
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
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翰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金箱滑聲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傳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深也
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矚目也不足異
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
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傳會而
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趨步俯仰不
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
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翰墨翟
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
有生莫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
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未矣乃更羨其巧不
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